

金剑雕翎

花 凤
镖 旗
飞 铃
双凤旗
春秋笔
飘花令
岳小钗
天香髓
女捕头
剑无痕
无名箫
天龙甲
玉钗盟
金凤剪
素手劫
袁紫烟
无形剑
黑白剑
天鹤谱
江湖飞花逐月

金剑雕翎
飞燕惊龙
铁剑玉佩
铁笛神剑
天剑绝刀
绛弓玄霜
一代天骄
幽灵四艳
血剑丹心
天马霜衣
翠袖玉环
神州豪侠传
风雨燕归来
金笔点龙记
八荒飞龙记
摇花放鹰传
玉手点将金
剑气洞彻九重天
惊虹一剑震

金劍雕翎

第三十八回 轮转阵 前血雨飞

如若那劲装少年剑势突由右面攻出，司马乾整个半身要穴，将尽暴露在对方的剑势之下，纵然不能伤在剑下，亦将被迫的手忙脚乱，尽失先机。

哪知，对方的剑路，竟是被他料中，果然从左面攻来。

司马乾心中大喜，右手金轮迎面一招“飞钹撞钟”击向前胸。

那劲装少年一提真气，陡然向后退两步，避开了司马乾金轮一击。

哪知司马乾右手一松，手中金轮突然脱手飞出，急如流星，一闪而至。

这飞轮之技，乃司马乾金轮招数中的一绝，那劲装少年骤不及防，被金轮击中了前胸，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一交跌倒在地上。

全场中的英雄，无不暗暗赞叹司马乾飞轮之技的凌厉。

只见沈木风缓缓站起身子，高大微驼的身躯，直对司马乾走了过来。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沈木风的武功奇高，举手投足之间就要伤人，只怕司马乾受不了他的一击！

凝目望去只见沈木风伏下身子，仔细的查看了一下假萧翎的伤势，突然举手一招。

但见两个青衣劲装少年，抬着一个软榻，急步奔了过来，抬起那假冒萧翎的少年急急而去。

全场中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沈木风的身上，想他心痛萧翎之死，必将对那司马乾出手施袭。

哪知完全出了群豪的意料之外，两个抬软榻的青衣少年抬走了假萧翎，沈木风竟然也自行转回席上。

忽听一声朗朗大笑，震撼敞厅，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萧翎，竟然是如此的无用，经不起别人一击，这江湖上的传言，当真是不能相信。”

马文飞转眼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一身玄色长衫，又细又高，脸色淡黄，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马文飞心中暗道：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看来亦不像中原道上同道。

沈木风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发话之人的身上，冷笑一声道：“兄台何人？”

那人扬了扬倒垂的八字眉，冷笑一声，道：“兄弟无名小卒，这姓名不说也罢。”

沈木风果是有着过人的气度，望了那人一眼之后，竟又忍了下去，目光缓缓扫掠了敞厅一眼，放声说道：“在下这位兄弟；虽然重伤在别人手下，但那只怪他学艺不精，纵死无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百花山庄今日请的都是我沈某人的朋友，却不料有很多自恃豪强的武林同道，明赖暗混的进入我百花山庄，而且来和我沈木风为难，这一来兄弟就算度量再大些，也是难以忍受。”

他目光扫过全场，无一人接口说话。

沈木风淡淡一笑，续道：“退一步讲，我沈某人承诸位看得起，肯以赏光驾临，纵然是明赖暗混而入，但兄弟也不愿追究，只要能够安分守己，混顿酒菜，在下还招待得起，但如想恃强生事，却是叫人难容，因此，兄弟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但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阴险毒辣，不知又想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办法来。

只见人群中有人叫道：“大庄主有何高见，我等洗耳恭听。”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办法简单的很，我只要试验一下，诸位是要和我沈某人为友呢？还是为敌……”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如是愿和沈某为友，劳请站起来走向我沈某人身后另一座篷席中去，那里自有好酒好菜招待朋友，如是不愿和沈某为友，但亦不愿为敌，劳请移向左面席位……”他声音又转低沉的接道：“如是要和我沈某为敌，那就走向右面席位。诸位都是江湖成名人物，自不会鱼目混珠，实敌虚友。”

沈木风话完落座，大厅中鸦雀无声，良久之后，突然黑白二老当先起立，直向沈木风身后而去。

这两人带头行动，群豪纷纷相随，片刻之间，大厅中云集群豪，倒有一大半起身而行，直奔沈木风身后行去，隐入一层布幔之后不见。

右面席位上的群豪，大都站起，行到左面席位上。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方法看似平淡，实则毒辣无比，利用武林人物那信用二字，先把敌、我和中间人物，分个清楚，再行集中全力，对付敌人，然后再设法对付中间人物，这是各个击破的办法。

这时，右面席位上，只余下寥寥数人，除了马文飞、司马乾等一桌之人，还有一个孙不邪，和几个面目陌生的人。

最使萧翎不解的是，昨夜洗尘晚宴上，还和沈木风拼的你死我活的四川唐家掌门人，唐老太太，竟然也由右面席位上，移到了左面席位上去，这一夜之间变化，竟是如此之大。

马文飞暗数右面席位上之人，总共还不足十人之数，心中大是骇异，暗道：群豪济济一堂时，还不觉得什么，这等一分敌我，反而显得是这般人单势孤。

只听凤竹低声说道：“沈木风改了主意，想是因为那假冒萧翎之人的伤死，大出了他意料之外的缘故，把暗袭的做法，改作了速战速决。”

马文飞点头应道：“不错，首当其冲只怕是咱们这一桌。”

萧翎暗作盘算道：如是沈木风明目张胆的下令，向我们进攻过来，我这仆从的身份，是势难保存得住了……

马文飞等人正在商议如何应付沈木风的进攻，突听一阵虎啸龙吟般的大喝，道：“沈庄主，老要饭的一直就坐在左面，可是又不想和沈大庄主交朋友，不知该如何是好？”

萧翎凝目望去、发觉那说话之人，正是饭丐。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如是想和我沈木风为敌，那就请到右面席位上

坐。”

饭丐冷冷说道“当真是费事的很。”站了起来，直向右面席位上走去。

酒僧半戒，醉眼乜斜的随着站了起来，说道：“好啊！饭丐、酒僧，我俩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你老要饭活腻了想找死，说不得我和尚也只好奉陪了。”

紧随饭丐之后，站起身来，行了过来。

两人挺胸抬头，大步行到右面席位之上，坐了下去。

虽只是酒僧、饭丐两个人，但给予马文飞等精神上的慰藉。却是很大，但见左面席位突然站起了七八个人，一语不发的走到了右面席位上来。

马文飞细看来人都是素不相识。

沈木风眉头微微耸扬，哈哈大笑，道：“还有要和我沈木风为敌之人吗？快请到右面席位上去。”

只听一人大声喝道：“生死有命，就算和沈木风交上朋友，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随着那大喝之声，又有两个五旬左右大汉，走入右面席位之上。

这两人马文飞倒是识得，乃是泰山二虎宋氏兄弟。

沈木风目光一掠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哈哈一笑，道：“就兄弟想来，这左面席位之上，恐怕还有想和兄弟为敌之人，那就请过右面如何？”

果然，左面席位上，又响起一声冷笑，道：“人家沈大庄主既是无意和咱们交友，咱们这等高攀岂不是比死了更为难过吗？”

只听一人应声道：“大哥说的不错，头可断，血可流，大不了一个死字，与其活着受辱，倒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去，也显得有些英雄气概。”

语声甫落，又站起四条大汉，直向右面席位上行来。

萧翎心中暗道：眼下所有的人，大都相信如是和那沈木风为敌，十九是难以活命，但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他们明知必死，而仍有抗拒的豪气，眼下要想个什么办法，使他们心中了然，纵然和那沈木风为敌也未必死得了。

但见沈木风脸上一片肃穆之色，缓缓道：“还有吗？”

他一连喝问数声，左面席位再无行动之人。

萧翎暗中留神那紫袍老人的举动，但见他仍静坐不动，心中好生奇怪，暗道：他如是沈木风的朋友，就该行入沈木风身后另一座篷帐中才是，如是那沈木风的敌人，那就该坐到右面席位上来，以他身份，难道竟也是不敌不友，坐观虎斗的人物不成。

但见沈木风拂髯一笑，回顾着右面群豪说道：“诸位要和我沈某为敌，不知可否能说出一些原因来？”

马文飞起身应道：“阁下积恶数十年，杀人无算，眼下之人，不是师门和你结仇，就是父母、朋友受你陷害，每人的仇恨，算起来都很深长。”

沈木风道：“就以马兄而言，不知为何和兄弟结仇？”

马文飞道：“是为了师门仇恨。”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马兄如要替师门报仇，沈木风总要叫你有一个

报仇的机会，怕的是马兄无能力令师报仇，反将赔上一条性命。”

马文飞道：“不劳你沈大庄主担心。”

沈木风目光一转，望着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冷笑道：“诸位虽不肯折节和我沈某下交，但能不和我沈木风为敌，我沈某人仍是照样感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既然是彼此之间，已叫明了，互相为敌，那就是说，彼此势同水火，决难两立……”

只听酒僧半戒高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讲这些大道理了，和尚时限已到，有些等得不耐烦了，还是请沈大庄主早些超度我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吧！”

他终日里带着七分醉意，讲起话来，口没遮拦，别人只道他是讲的醉话，其实此人心细如发，早已留神到沈木风在借说话时机，分散群豪心神，准备暗中施展手脚。

只听饭丐冷笑一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口是心非，只说冠冕堂皇的话了，还是堂堂的划下道儿，大家一刀一枪的比个生死出来。”

沈木风道：“两位好像是心中很急？”

饭丐冷冷应道：“沈大庄主诡计多端，咱们是不得不防。”

沈木风道：“好！诸位远来是客，如何比试，还望诸位出题，文比武打，拳掌兵刃，只要诸位说得出口，我沈某一一定奉陪。”

半晌不讲话的孙不邪，突然接口说道：“老叫化倒有个主意。”

沈木风道：“领教高见。”

孙不邪道：“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沈大庄主这番邀请我等参与贵庄英雄大会……”

沈木风淡淡一笑，接道：“据我的记忆，似乎未邀你老叫化子。”

孙不邪咳了一声，笑道：“不论你是否邀了老叫化，老叫化却是拿着你们百花山庄的请客银牌，走进来的。”

沈木风道：“孙兄神通广大，兄弟是佩服的很。”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沈大庄主这过奖之言，如确是出自衷诚，老叫化倒是十分爱听……”

目光一掠右首席位上的群豪，只不过寥寥十几个人，微微一笑，接道，“彼此之间的人手，相差十分悬殊，可说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搏斗，你沈大庄主如若是自负英雄人物，咱们就订下三阵决胜负的东道。”

沈木风摇头笑道：“打赌的事，兄弟是素不愿为，孙兄之请，实是歉难照办。”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你沈大庄主之意，可是以多为胜吗？”

沈木风笑道：“纵然是本庄中人确有此心，兄弟也不允许。”

孙不邪冷冷说道：“沈大庄主嘴里英雄，骨子里作何打算，叫人难猜难测，既是咱们划出的道子不算，那也不用问咱们了，你沈木风自作主意就是！”

沈木风虽受讥嘲，但却是面不红，耳不赤，若无其事，淡然一笑，道：

“兄弟之意，是力求公平，与会英雄不下数百人，如若只以区区三阵，判定胜负，那未免太过草率，也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材，兄弟之意，你们有几个人，咱们就比试几阵，生死勿论。”

孙不邪心知他想借这一战，全歼为敌之人，纵然是不能如愿，至少可剪除大半，一时间甚难答复，沉吟不语。

要知这孙不邪不但在丐帮中是一位硕果仅存的长老，就整个江湖而言，亦可当德高望重，功强辈尊之称，只是目下群豪，都非丐帮中的人物，身份庞杂，来自四面八方，肯否听他之言，还难预料，是以并不敢擅作主意。

沈木风目光转动，接道：“连同孙兄在内，贵方共有一十五人，咱们就以十五阵分决胜负如何？”

孙不邪扫视了群豪一眼，道：“这个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

只听泰山二虎叫道：“咱们公推孙老前辈主持大局。”

群豪齐声相应。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是恭敬不如从命了……”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身上，道：“贵方人多，这等打法，亦非公平之论。”

沈木风道，“孙兄意欲何为呢？”

孙不邪道：“咱们人数少，如是有所伤亡，也就是伤亡一个少一个，不像你们百花山庄有的是武林高手，效命徒儿，死上百儿八十个人，不当他一回事。”

沈木风冷冷接道：“孙兄意欲如何？快请决定，兄弟已然等得不耐烦了。”

孙不邪道：“好啊！你这百花山庄的四周，守卫如何？”

沈木风道，“虽不敢当铜墙铁壁之称，但可说得上是防守森严四字。”

孙不邪道：“既是不能分由三阵以决胜负，咱们干脆来一个群打群战算了。”

沈木风道：“混战吗？”

孙不邪道：“咱们旨在冲出你这百花山庄。”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怕的是诸位来时容易去时难。”

孙不邪道：“老叫化一生中就不信邪。”

萧翎心中暗打主意，道：我套上蚊皮手套，暗中想办法接应群豪就是。

突然沈木风一声长啸，道：“诸位想走就走，也未免太小看我沈木风了。”

余音未落，敞厅四周的门口，突然涌现无数黑衣武士，手中兵刃，闪闪生光。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饭丐，说道：“两位请跟着老叫化，当先开路。”

那酒僧为人游戏三昧，纵然是面临生死大关，也是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但对那孙不邪，却是神态恭谨，起身说道：“老前辈居后接应，我和和尚和沈铁锅共打头阵。”

原来那饭丐虽然破衣百结，但和丐帮却非同志，他终年背着一个大铁锅，随时随地都升起火来煮饭食用，似是终年终日，一直没有吃饱过一般，别人

只道他天生的胃口奇大，却不知这沈铁锅，身着破衣楼衫，终日背着一只大黑锅，实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只是他轻易不愿和人谈起，那伤心往事罢了。

沈铁锅应声而起，和酒僧连袂飞跃，抢在那孙不邪的前面，昂首挺胸、直向厅外行去。

萧翎默察形势，一场激烈的恶战，即将展开，似乎沈木风已然变更了原来计划，准备硬以武功，力拼群豪，这一来，他和那马文飞原先预定的计划，势难再用，于是趁混乱的局势，暗施传音之术，低声说道：“马兄，情势演变，似是已快过了咱们预计的时限。”

马文飞道：“不错，看情形已然难以等到晚上，奇怪的是，中州二贾和那彭云向飞等，始终不见露面。”

萧翎道：“也许他们还没有混进百花山庄。”

马文飞道：“中州二贾，已非易与人物，那神偷向飞，更是智谋百出，说他们混不进百花山庄，实是有些叫人难信。”

萧翎道：“可是目下形势，已难再作等候，如不趁此动手，只怕难再有动手的机会了。”

马文飞道：“兄弟之意，不宜操之过急，无论如何，先要和向飞等联络上之后再说。”

萧翎心中一片紊乱，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才好。

抬头看去，只见酒僧、饭丐已然逼近了敞厅门口，厅门外兵刃闪光，早已布满了黑衣武士。

看情势，只要酒僧饭丐冲出厅门，立时即将展开一场大战。

孙不邪突然停下身子，低声说道：“停下！”

酒僧已跨出厅门，饭丐也取过背后的大铁锅，即将准备出手，听得孙不邪呼叫之声，立时停了下来。

回头看去，只见那些坐在右面席位上的群豪，都在低声商议，除了三人之外，大都还在原地坐着未动。

酒僧暗暗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似已为沈木风气势震慑，失去了抗拒的勇气。”

但见孙不邪黑瘦的面容上，泛起了一阵红色光彩，两道森寒的目光，缓缓由厅中右席群豪脸上扫过一道：“诸位如是跟着老叫化走，至少是多有几分生机，如等待老叫化子去后，诸位再想破围而出，只怕其间的艰难，尤过此刻许多。”

果然，这几句话，发生了效用，右面席边之人，突然又站起三人，大步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一直犹豫难决，是否该立刻动手，但眼见厅中群豪尽是一些气丧胆怯，不禁激起豪壮之心，低声说道：“马兄，咱们去为那孙不邪壮壮行色吧！”

马文飞道：“以那孙不邪在武林辈份之尊，声望之重，竟然号召不起与

沈木风抗拒的武林同道，这沈木风的气势，也确实非同小可了。咱们这一方，总共不过十几个人，但却只有六个人敢往外闯，如是咱不帮帮场，那孙不邪实也无法下台了。”霍然站起了身子。

司马乾点点头自言自语他说道：“毛病就出在昨晚一夜之中了！”撩起长衫，取出金环。

凤竹低声说道：“贱妾自知武功不济，但也不愿坐以待毙。”

马文飞笑道：“好！这个给你。”右手在长靴之上一探，摸出来两把锋利的匕首。

凤竹接过匕首，嫣然一笑，道：“马爷厚爱，贱妾来生愿为鸡犬以报。”

马文飞笑道：“凤姑娘言重了。”

司马乾双轮一振，高声说道：“畏刀避剑，苟生一时，只怕终生一世，都将永受奴役，岂不是生不如死！可笑武林道中，就有着这么多贪生怕死的人！”

他这番话自言自语，但却声如宏钟，全场可闻。

右面席位上排坐的大部群豪，都听得耸然动容，面现愧色。

马文飞抢行离坐，昂首挺胸，直向敞厅的门口行去。

萧翎紧随在马文飞的身后，凤竹紧依萧翎身后而行，司马乾手执金轮，殿后而行。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咱们共有十几人，抗拒百花山庄的数百高手，不论这一战的胜负如何，这份豪壮之气，也足以震动武林了！”

沈木风笑道：“以孙兄之能，也许沈某这百花山庄留你不住。”

这当儿，突闻一人大喝道：“大丈夫生的光明磊落，死也该轰轰烈烈，天下难道还有比死亡更难的事，在下也算一份。”

只见右面席位上又站起一条大汉，奔了过来。

这一来立时激起了一股奋发之声，右面席位上，余下七八个人，一齐站起，拔出兵刃，行了过来。

孙不邪纵声大笑一阵，道：“今日咱们如能冲出百花山庄，诸位英雄之名，从此将震动江湖，如是不幸埋骨干斯，江湖上亦将长留下诸位勇士之气。”

这几句话，很是平常，但却自蕴着一股激励豪壮之气，只听得群豪意气飞扬。

马文飞沉声说道：“孙老前辈德高望重，还望能主持大局。”

孙不邪道：“老叫化义不容辞……”语声微微一顿，道：“咱们这些人之中，武功有强有弱，老叫化单凭这外貌观察，或有土壤藏珠之憾，好在一动上手，明珠自会发光，决不致常埋诸位之才。”

马文飞道，“我等悉听调度，决无异言。”

孙不邪道：“对方人多，咱们既不能和他们单打独斗，亦不能和他们一对一的硬拼，因此老叫化想出了一个拒敌之阵，咱们以两人为阵之轴，接应四面八方，东南西北四面，各以两人联手拒敌，合计八人，另外之人，布作

内阵，随时填空补隙。”

司马乾道：“好办法，这叫作轮转大阵，正适合今日之局。”

孙不邪望着司马乾道：“那就劳请阁下为左翼之主。”

司马乾道：“在下全力以赴。”

孙不邪转望马文飞道：“久闻马总瓢把子为江湖后起之秀，今日一见，气度果是不凡。”

马文飞道：“老前辈过奖了。”

孙不邪道：“那就劳请马总瓢把子为右翼之主。”

马文飞道：“敬领大命。”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半戒和饭丐沈铁锅道：“两位为前阵之主，首当锋锐。”

酒僧、饭丐齐声应道，“敬谨领命。”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这位凤姑娘居中接应各位。”

司马乾望了萧翎一眼，心中暗道：这大大有名的丐帮一老，竟然是看走眼了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未能瞧的出来

吗……

要知萧翎伴作马文飞的仆从之人，为了配合身份，不敢过露锋芒，一直把双目中神光隐去，孙不邪虽是老江湖，竟然也未瞧出来。

孙不邪目光转注两个身体魁梧的大汉身上，说道：“劳请两位为后阵之主。”

那两个齐齐应了一声，拔出兵刃，站了方位。孙不邪就余下之人之中，又选了两个武功高强之人去补助那左右二翼，然后高声说道：“尚未经老叫化分派职位的，请自行分成小组，二人一组，分布在四面，外阵如有伤亡，立时自动递补。”

沈木风一直冷冷看着孙不邪派遣人手，组成突围拒敌的方阵，口中虽然不言，心中却是暗暗的赞佩道：这老叫化不但武功超人，而且深谙谋略，亏他想得这等一个轮转阵来使武功强弱不同的人，能够彼此平均起来，由他居中接应，倒是人尽其能的一种打法。

这时，整个轮转大阵，已然布成，各处方位上的群豪，已拔出兵刃，准备厮杀。

萧翎估计了一下四方实力，悄然行到阵后的递补方位上。

在他想来，那孙不邪能够照应前面和左右二面，已是大不容易，这后阵定然是全阵最弱的一环，自己如若单独照应后阵，找机会暗中施展手脚，或能保持身份不泄。

哪知他移到后阵递补方位上后，原先站在同一方位上的一条大汉，突然转移到左面方位上去，竟是不愿和他同列一位，也不知那人是觉得他武功不济，不愿和他同守一位，或是觉得他身份低下，不肯和他联手合作。

萧翎望了那人一眼，缓缓垂下头去，装作未见。

司马乾暗暗骂道：这小子当真是有眼无珠，竟弃安就险，当下低声对身旁另一个大汉说道：“兄台请移到后阵递补的位上如何？”

那人为人比较忠厚，心中虽然不愿，但勉强走了过来，和萧翎同列一位。

孙不邪只待内阵群豪选定方位之后，才高声说道：“今日之战，不只是荣辱所关，而且更是生死所系，尚望诸位能各尽全力以赴……”

右手一挥，当先发出一掌，接道：“全阵缓行，闯出厅去。”

只听掌力随着呼啸之声，直撞过去，拦在门口最先一个黑衣武士，首先遭殃，吃孙不邪掌力击中，惨叫一声，鲜血喷出，摔倒在地上。

他心想先树威势，来一个先声夺人，是以，劈出的一掌，用出了八成以上功力，那人自是当受不起。

酒僧半戒大袖一挥，紧随着发出内家真力，横里扫了出去。

饭丐早已取过了背后的大铁锅，举锅一挡，一片叮叮咚咚之声，把攻向酒僧的兵刃尽数接了下来。

酒僧双掌迭施，连发八掌，冲开一条血路，出了敞厅。

这时，敞厅外的黑衣武士，除了组成一片刀光剑影，阻挡酒僧、饭丐之外，另外分出了一部分，分由两侧，攻了过去。

司马乾挥动金轮，严守左翼门户，不求有功，先保无过。马文飞守右翼，也是以守为主，力求稳住全阵。

主守后阵的两个大汉、武功虽然较差、但只守不攻，亦可勉强对付。

孙不邪运功蓄势，目光炯炯的四下扫射，只要发觉那一方不支之状，立时将出手施援。

阵中群豪，大都把精神集中在对敌之上，只有萧翎超然事外，放目于四周，观大势变化。

这一留心观察，立即发觉了情势不对，那些环绕于四周的黑衣武士，似是并未全力抢攻，只是边战边退，分明在诱敌深入，不禁心中大急，暗施传音之术，说道：“孙老前辈，情势有些不对，敌人似在诱我深入，咱们不能随他们进入埋伏。”

孙不邪霍然警觉，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果然发觉那些黑衣武士似是存心诱群豪进入正东方一片花树林中，不禁吃了一惊，暗道：如非此人暗施警告，老叫化将在不知不觉下中了沈木风的诡计。

心中念头转动，不自禁回顾萧翎一眼。

萧翎却已把精神贯注在激战之上，生似适才的警告之言，并非是出自他的口中。

这时，孙不邪已发觉萧翎星目中不时闪出冷电一般的神芒，心中暗道了一声：惭愧，这样一位身怀绝技之人，我竟然没有发觉……

只听一声厉啸传来，四面的黑衣武士，突然加强了压力攻势，刀、剑交织，有如重彼叠浪，汹涌而来。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四面围攻的黑衣武士，层层重重，不下二百，心中

亦是暗自惊骇，忖道：这些人的武功，大都不错，不知沈木风如何能训练如此众多的黑衣武士。

孙不邪右掌遥遥击出，发出一记劈空掌力，一阻左翼敌势，沉声说道：“转向正西冲出。”

酒僧、饭丐似亦早就觉出了不对，双双大喝一声，带转阵势，向西冲去。

饭丐铁锅挥舞开来，有如一片乌云，只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排山而来的刀山剑林，尽为震荡开去。

酒僧运掌如风，配合着饭丐的铁锅，连续发出拳风掌力。

两人攻势虽然猛烈，但那些黑衣武士剽悍绝伦，宁死不退，虽被酒僧饭丐伤了三人，仍是无法向前冲进一步。

这时，左右二翼和殿后，同时受到那些黑衣武士的疯狂猛攻，司马乾、马文飞尽展所能的轮击，扇削，勉强稳住两翼阵角。

但卫守后阵的泰山二虎，却已是应接不暇，中剑受伤。

但两人强忍伤疼，浴血苦战，伤而不退。

这时，那内阵中准备递补的大汉，已然挥动兵刃出手，以补泰山二虎的不足，这轮转大阵，虽非什么奇异大阵，但用以少拒多，倒是恰当的很。

萧翎眼看四周压力强大，那些黑衣武士中，竟有着不少武功奇高之人，如非孙不邪随时出手相救，这轮转大阵，只怕是早已伤亡殆尽，为人破去了。

孙不邪似是未料到这百花山庄之中，竟然潜有着如许之多的武林高手，心中暗暗震惊，忖道：看将起来，今日如想冲出这百花山庄，实非一件容易的事！

但觉四周的压力，愈来愈是强大，全阵已难再移动分毫，而且阵势也逐渐的开始缩小。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闷哼！和马文飞搭档，护守侧翼的一个武林同道，中了一剑，伤及要害，当场倒了下去。

那守候内阵上的大汉，立时冲上一步填补了空下的位置。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群打恶战，看得人触目惊心！

在这等险恶的情势之下，萧翎不得不出手相助泰山二虎了，于是暗中连发修罗指，击毙了七八个黑衣卫士。

原来最为紧急的后阵，在萧翎全力维护之下，反而稳定了下来，两翼压力反告渐呈紧急。

只听两声惨叫传来，两翼副手，又受了重创倒下。

凤竹和另一个黑衣大汉，立时递补了上去。

这惨烈的激战，又延续一个时辰，四面围攻的黑衣武士，虽已有了很大的伤亡，但孙不邪这轮转大阵，也已残破不全。

泰山二虎虽然得萧翎全力相助，但两人打到后来，已是内力不支，再加上失血过多，已是无再战之能，只好退了下来。

萧翎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副手，递补上去，正面出手。

他为了要隐蔽自己的身份，不能锋芒太露，从那黑衣武士手中夺过一柄剑，挥展剑势拒敌，但只求挡住敌人攻势，却不再施展辣手伤人。

又缠斗顿饭工夫，和萧翎并肩拒敌的大汉，突然被斜里刺来一剑，中了要害，当场死亡，萧翎警觉要待救援，已自不及！

轮转大阵因群豪的伤亡过重，已呈残破不全之状，凤竹受伤，马文飞、司马乾、沈铁锅也都各中一剑，一则因三人内功深厚，及时运气止血，二则伤势不重，都还有再战之能，但功力、招术上，都已打了折扣。

全身未伤的，只余下孙不邪、酒僧半戒和萧翎。

泰山二虎和风竹都因伤重力尽，无能再战。

其余之人，都已丧命当场。

孙不邪虽然连出绝技，伤了二十余名黑衣武士，但对方人数，却是愈打愈多，伤亡者立被抬下，生力军立刻补上。

孙不邪长啸一声，高声说道：“咱们今日虽是战死此地，但却使英名长存武林，老叫化当先开路，马兄、和司马兄，请全力保护重伤的三人。”

正待飞跃出阵，突然凤竹柔弱的声音说道：“老前辈，前面有花树奇阵阻路，内藏机关，纵然能冲破这黑衣武士，也难出百花山庄。”

她急急喘息了两声，接道：“眼下之策，只有先行占据一处可以坚守之地，暂作休息，再行设法冲出去。”

孙不邪怔了一怔，暗道：不错啊！如是强行冲出百花山庄，只怕难以留下一条性命！当下问道：“姑娘可知何处有可守之地吗？”

凤竹突然圆睁双目，四顾了一眼，道：“向东面冲出五丈外，一片花树林中，有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堡，咱们如若能够占得了那石堡，就可以凭险相抗了。”

她一口气，说完了胸中之言，只累的连声喘息，伤口处鲜血泉涌。

原来，她只顾说话，无能再运气止血。

萧翎疾出，点了凤竹两处穴道，止住她伤口处泉涌的鲜血，右掌闪电一般劈出八掌，击伤了两个黑衣武士。

情势迫急，萧翎不得不放手施为，这八掌快速奇异，乃是连环闪电掌中的招术，以掌势破了对方的剑招，连伤了两人。

幸好，四周的黑衣武士，层层重重围的甚密，沈木风无法看到萧翎，如是被沈木风看到萧翎这连环闪电掌法，定可认出他的身份。

四周群拥而上的黑衣武士，虽然伤亡很重，但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个个剽悍绝伦，奋勇争先，前仆后继，不肯稍息。

马文飞、司马乾，连同酒僧饭丐，都成了勉可自保的形势，保护泰山二虎和风竹的责任，全落在萧翎和孙不邪的身上。

好在那孙不邪武功高强，内力深厚，发出的掌力，一掌强过一掌，迫的那些黑衣武士不能近身。

萧翎双手都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不畏刀剑，一面发掌拒敌，不时又暗

发修罗指力，看上去虽不似孙不邪那般掌力雄浑，威风八面，便却以他伤人最多。

激斗之中，突闻孙不邪大喝一声，双掌平胸推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潜力，排山倒海的涌了过去，四个逼近身前的黑衣武士，吃他这强大的掌力，震得向后面倒下。

凶猛的攻势，顿时一缓。

孙不邪借机大声喝道：“咱们冲向正东，老叫化子开路！”

他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亦觉出只有先行占领一处坚牢可守之地，才可得几分生机，突然转向正东冲了过去。

马文飞、司马乾齐齐大喝一声，奋尽余力，长剑金轮威势大增，分护孙不邪左右二翼，向前闯去。

泰山二虎，受伤最重，眼看群豪浴血苦战，忍不住长叹一声，道：“诸位不用管我们兄弟了，自己走吧！”

酒僧纵声长笑，道：“我和尚大半辈子，和人动手不少数百次，可是从没有今日打的这般痛快。”

右手发掌，左手取过酒葫芦：以数十年浑厚的内力，喷酒伤人。

只听几声惨呼，四五个黑衣武士，左手掩面，倒拖长剑而退。

这一来，后面拥上的黑衣武士，反被后退之势阻拦。

酒僧狂笑声中，探手一把，抱过了泰山二虎中的老大。

饭丐右手抡动铁锅，震荡五柄攻来长剑，左手一伸，抱起了泰山二虎中的老二，紧随在孙不邪、司马乾、马文飞三人布成的三角阵式之后。

萧翎一皱眉头，低声问道：“姑娘可以走吗？”

凤竹这时已瞧出萧翎虽穿仆从衣服，实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人，当下应道：“不要为小婢拖累，请不用管我了。”

萧翎道：“岂可不管。”左手一探，抱起凤竹的娇躯，右手却施展空手入白刃的绝技，夺过一柄长剑，冷哼一声，长剑推出，有如白云舒展，长虹经天，血雨溅飞中，生生把两个逼近身侧的黑衣武士拦腰斩作两断。

这一阵工夫，萧翎掌劈指点，连伤二十余人，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勇猛，但眼看萧翎出手一击，不死必伤的威势，亦不禁有些害怕，再加上这挥剑一击，横斩两人的气势，使前面一排黑衣武士，顿生寒意，不敢再向前迫攻。

孙不邪当先开道，双掌连环劈出，内力有如重浪叠波一般，绵绵不绝的涌了过去，那些阻拦去路的黑衣武士，硬被他强猛的掌力，给震荡开去，开出了一条路来。

司马乾、马文飞护守两翼，但因孙不邪的掌力，过于强猛，连两侧的敌人，也被他掌力震退。

凤竹强打精神，不停的指明去路。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果然冲到一片花树林前，已然可瞧见林中石堡。

孙不邪以快速掌势，挟着强猛无匹的雄浑内力，一路猛攻，这数丈距离

中，少说点，也劈出一百余掌。

他内功虽然深厚，但究是血肉之躯，连发一百余掌之后，亦有些气力不继之感。

但见那些黑衣武士，重重集结于那片花树阵前，似是要编整阵式，全力阻拦几人冲进之势。

孙不邪心知如若让这些人阵势编成，力量亦必大为增强，当下一提真气，大喝一声：“挡我者死！”双掌齐挥，直冲过去。

一股强猛绝伦的内力，直撞过去，先挡锋锐的两个黑衣武士。惨叫一声，口喷鲜血，倒地不起！

孙不邪有如中了疯魔一般，鬓发怒张，双目尽赤，紧随劈出的掌力，疾跃而上，右手挥出，抓住了一个黑衣武士，倒提双腿，长啸一声，当作铁棍，抡扫而出。

随着那抡动之势，带起一股呼啸的风声。

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剽悍，但眼看孙不邪这等武功，把自己同伴当作兵刃施用，不敢用手中兵刃封架，纷纷向后退去。

孙不邪连连抡动手中的黑衣人，迅快的冲近了石堡，飞起一脚，踢在石堡木门之上。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两扇牢固的木门，竟然被孙不邪一脚踢开。

回头望去，只见酒僧、饭丐等人，却被黑衣武士挡在一丈左右处，冲不进来。

这当儿，已有十几个仗剑的黑衣武士，飞奔而来，显然是想夺回石堡。

孙不邪这一阵急冲猛打，人已然有着疲累之感，而且心知只要自己离开石堡，这石堡立时将被黑衣武士占据，那时别人凭坚拒敌，再想攻入石堡，实非易事，但如自己不冲回相救，虽只有丈余距离，但酒僧、饭丐，和那重伤之人，只怕是很难冲得过来。

正自犹豫难决之间，突见阻拦去路的黑衣武士，纷纷向两侧退让开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一个黄面少年，怀中抱着重伤的凤竹，一手执剑，杀出了一条血路，手中剑光如轮，挡者不死必伤，只瞧得孙不邪大为惊服。

那执剑开路的少年，正是萧翎。

原来，他眼看孙不邪冲近石堡之后，酒僧饭丐都被截断拦住，难再突破重围，而且就观察所得，群豪都已经战至精疲力竭，再要支撑下去，只怕要有更大的伤亡，不禁心头大急，长剑一振，全力施为。

那庄山贝胸博天下各大门派的剑术，数十年精研苦钻，创出了一套揽包天下各门精奇招术的剑法，萧翎在大急之下，单凭那精奇的招术施展，出手剑招，又快又辣，剑光到处，残肢共血肉横飞，挡者披靡。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剽悍绝伦，但遇上了萧翎这等身手，又是毫无顾忌的施展，只要他击出一剑，必有人伤亡溅血，亦不禁有些害怕，纷纷向两侧让避！

萧翎这一大展身手，片刻间长剑下连死带伤，已不下三十余人。

酒僧、饭丐、马文飞等，亦不禁精神一振，紧随在萧翎身后，冲近石堡。

孙不邪大喝一声，一招“排山掌”，内力山涌，震退了左面之敌。

萧翎剑施“八方风雨”，剑光闪转中，连伤三人、骇退右面的黑衣武士。

孙不邪身子一侧，让开了去路，萧翎翻身横剑，以备拒敌，酒僧、饭丐等，都鱼贯拥入了石堡，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快请进入石堡中，休息一下，老叫化一个人守此门户足矣！”

萧翎道：“那就有劳前辈了。”翻身奔入了石堡之中。

只见马文飞弃去手中折扇，依壁而坐，面上一片惨白，身上鲜血仍不停的滴下来。

司马乾双环放在地上，闭目而坐，左臂上亦是鲜血淋漓。

饭丐亦受了两处创伤，闭目而坐，运气调息。

酒僧半戒一向是满脸酒光，一片赤红，但此刻，却变成一片青黄。

泰山二虎，静静地躺在地上，闭目调息。

总之，这是一场激烈凶恶的大战，每人都似用尽了全身气力。

萧翎打量了群豪疲累的神情一眼，心中暗暗忖道：如若这激战多延续半个时辰，再没有这样一座坚牢的石堡，只怕今日一战，群豪都将死在那黑衣武士的剑下。

他长长吸一口气，只觉精神百倍，毫无疲倦之感，心中暗暗奇怪道：怎么人人都疲倦不堪、我却是毫无感觉。

只听一阵锣声，传了过来，石堡外的黑衣武士，突然停下攻势。

攻势虽停，但却不肯撤退，团团把石堡围了起来。

萧翎缓缓放下怀抱中的凤竹，转身行至石堡门前，低声说道：“前辈，可要休息一会吗？”

孙不邪转过身来，只见萧翎双目中神光隐现，果是毫无困倦之容，不禁低声赞道：“老叫化看走了眼，小兄弟武功绝伦，实乃武林中千百年难见的奇才。”

萧翎看那孙不邪，除了眉宇间略现困倦之容外，精神仍甚充沛，心中不由暗暗佩服，说道：“前辈功力深厚，晚辈好生佩服。”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适才亦有着不支之感，但只要能够有让我喘上几口气的工夫，老叫化就可以使体力恢复大半。”

原来这孙不邪练的是混元童子功，基础扎实，精力充沛，掌势雄浑，疲劳极易恢复。

萧翎道：“酒僧、饭丐，和马总瓢把子，伤的似都不轻，恐非个把时辰内，能够复元。”

孙不邪道：“不妨事，这石堡坚牢无比，只有这一处门户，劳请小兄弟登上堡顶，查看一下是否有出入之门，纵然是有，咱们各守一处，门户狭小，沈木风纵能调来千军万马，也难以攻入堡中。”

萧翎应了一声，奔回堡顶。

这是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堡，占地有两丈方圆，高不过二丈有余，一共两层，不知沈木风建筑这座石堡，有何作用？堡中却打扫的十分干净。

萧翎一面运气戒备，缓步行上了第二层。

只见四面坚壁上，各留着一个窗，而且那小窗上都有铁板封闭，只留着很小的气孔，心中大感奇怪，暗道：沈木风建筑这座石堡，不知作什么用？萧翎下了底层，随手把铁门扣上。

原来他暗自盘算，纵然是那第二层上，别有暗门，被他们混了进来，也必得经过这个铁门，才能到底层中来。

抬头看去，只见孙不邪倚在石壁旁侧，这时，那些黑衣武士，都已撤走，幽静的花树中，不见一点异样。

适才激战留下的断肢、残骸，此刻全都被清扫而去。

四周一片寂静，静得使人顿生恐怖之感。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前辈！”

孙不邪回过脸来，说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看那泰山二虎的伤势，十分沉重，如不及早施救，只怕要……”

孙不邪伸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盒，接道：“老叫化这玉盒中，有一十二粒疗伤丹丸，你拿去让他们各服一粒，希望在今夜三更之前，能够恢复再战之能。”

萧翎接过玉盒，依言施为，每人服下一粒丹丸。